蜀山劍俠傳/293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二九三回　五遁顯神通 烈火玄雲呈玉碣　一環生世界 青陽碧月耀金宮

下一回▶

原來丌南公因見英瓊功力高深，道心堅定，並有仙佛兩家至寶防護心身，急切間休想傷她分毫，自覺輕舉妄動，丟人太甚。再一想到事成騎虎，欲罷不能，不由着起急來，便往幻波池中飛去。本想破那五行仙遁，能將敵人擒去幾個更好，否則尋到金門寶庫，將藏珍毒龍丸取回山去，拼着再用一年苦功，將愛徒沙紅燕醫治復原，或是乘機轉劫。雖然此舉有欠光明，到底還可交代。爲防英瓊警覺逃遁，便隱形前往，先未想到暗來。到後看出仙遁神妙，大出意外，分明設有太清仙法隱蔽，以自己的法力，竟不能在未到以前查見虛實，不由喫了一驚。爲了平日威望，意欲仗着玄功變化，把金木水火土五宮威力全都觀察清楚，探明虛實，一舉成功，以防持久，授人口實。哪知身後有人跟來，對方主持人雖未看出他本身，也已警覺，隱形之法雖高，並無用處。丌南公剛由木宮走到金宮，見所行之處乃是一條極長甬道，四邊牆上戈矛縱橫，刀箭如林，似畫非畫，精光閃閃，作出斫射之勢，隱現明滅，爲數何止千萬。甬道口外，還站着一個道裝少女，手持一個黃色晶球，金光內蘊，隱隱流轉，閃幻不停，面上卻帶愁容，似頗矜持。知是黎女雲九姑在此把守誘敵，敵人仙遁已全發動。丌南公看出此是入口，若是常人到了裏面，必然立生感應，發出無限威力。幸而自己擅長玄功變化，深悉五行生剋感應之妙，暫時不去犯它，便可無事。以爲憑自己的身分，也不值與區區黎女爲敵，所以略爲觀望，仍舊隱形飛入。丌南公的法力也確實真高，那麼神妙的五行仙遁，裏面更是千門萬戶，隨人心念變幻無窮，他竟深入重地，毫未觸動埋伏。便是主持仙遁的人，也僅在他初入洞

門，觸動頭層禁網，稍微有一點警覺，以後便不知人往何處。

易靜深知來人厲害，偏又謹慎太過，把師傳寶鏡交與上官紅，令其飛行各宮往來查看，以便一心運用，主持全陣，而免旁顧分神，以致開頭簡直不見敵人形影。後來還是上官紅由火土二宮巡查過來，方始警覺。同時丌南公剛把甬道走完，見前面乃是一個廣大洞室，除上下四外洞壁上隱現出各種刀矛戈箭而外，當中還有一座數尺方圓的法臺，上面凌空懸着一把金戈。本想由當地轉往北洞水宮，得便先破靈泉水源，沒想到就此發難。上官紅恰由暗中趕到，因聽易靜傳聲示警，說是來了敵人，正用寶鏡沿途查看，剛到金宮，便看出一幢淡微微的青光，中有一人，不住飛騰閃變，時大時小，有時竟縮成尺許長短，滿室飛翔。五行各宮重地，除四壁上下五行光影而外，尚有無數隱去形迹的金刀、大木、烈火、水柱、沙堆之類，各按陣法，棋佈星羅，上下排列，用盡目力也看不出。又是疏密相間，最窄處，空隙祇三數寸。人到此固是一觸即發，陷入埋伏之內，便不去觸動，如不知道門戶和五行躔度，走錯方向，仍要引發埋伏，或是困在裏面，進退兩難。丌南公竟似深悉仙陣微妙，順着躔度，往復穿行，直若無事。上官紅不禁大驚，忙用傳聲告警。正在準備自將仙陣發動，丌南公已將木宮陣地走完，快達水宮入口。丌南公忽然想起木宮法物遍尋未見，金宮爲何不同，竟現出金戈？心疑敵人已有驚覺，一半誘使他發難，一半想使他陷入埋伏。不禁有氣，暗罵：「峨眉小狗男女，我已通行兩宮，那先後天互相應合的五遁真氣所化神木金刀之類，仗我法寶之力，已經查見迹象，走完躔度，通行無阻，你就發動，能奈我何？索性給你一個厲害，再作道理。」他心念一動，想把金宮法物就手破去，給敵人看點顏色。於是揚手彈出一點火星，朝那虛懸法壇的金戈飛去。

此係丌南公千餘年苦功所煉純陽真火，以前曾仗它抵禦天劫，以爲真火克金，十九可以破去。哪知火星飛到法壇之上，還未挨近，壇上金戈忽變虛影，電也似疾連閃兩閃，金戈不見。那團真火看似豆大，但是威力強烈，任何堅厚之物，甚至西方太白元金所煉法寶，挨着也必熔化消滅。人與法壇相隔祇有丈許，去勢又極神速，照理連眨眼的工夫都不會有，便要發生威力。

不知怎的，真火飛到法臺前面，儘管作出向前飛射之勢，相隔二三尺，竟會打它不到。丌南公料知上當，仍然有恃無恐，忙揚手一招，將真火收回。就這轉眼之間，法臺不見。同時風雷大作，金鐵交鳴，上下四外的刀矛戈箭之類的兵器突然一齊飛動，精光電射，一齊合圍，全身立陷在刀山箭海之中。風雷怒吼，形勢驟變，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四外無邊無涯，全是這類奇亮如電的各種金光銀光佈滿，全身立被緊緊裹住，難於衝突。

如非丌南公法力高強，身有寶光防護，當時便遭慘死，形神皆滅，脫身更談不到。再見戈矛刀劍互相摩擦擊撞，生生不已，越聚越多，一會兒便發射出億萬火星，隨同那無數火箭，暴雨一般環身射來。知道敵人正在暗中運用，已將庚金神雷一齊施威。耳聽雷鳴風吼，烈焰燒空，雜以萬木搖風，金沙怒鳴之聲，宛如海嘯山崩，遠近相應，潮涌而來。丌南公一時性起，忙取法寶就地一擲，立有一團碧陰陰的光華翠晶也似飛出。初發時大隻如杯，脫手暴長成畝許大小，四圍刀箭戈矛竟被盪開。庚金真氣受了反激，威力越強，無量金刀火箭如排山倒海一般猛壓上去。翠球四外受壓，不再暴長，兩下相持，發出一種極強烈的金石相擊之聲，聲若密雷，勢甚驚人。

上官紅一面用寶鏡查看，一面傳聲告知易靜，請做準備。易靜也是小心過度，一意延挨，想將這最緊急的三日度過，見五遁受了強敵反應，已被一起引發，不特沒有施展全力，發揮妙用，反倒強行遏制，不令全發。經此一來，幾乎惹下亂子。丌南公原有破遁之法，已準備停當，將手一指，那畝許大的翠球突然爆炸，震天價一個大霹靂過處，四外密結的刀箭戈矛竟被這一震之威盪退出好幾丈，當中現出一片空地。丌南公就勢放起一幢青色濃煙，人在其中，卻不現形，不用寶鏡仍看不出。翠球震破之後，化作千百道翠色煙光，細纔如指，由退改進，二次潮涌而上。迎着一絞，祇聽一大串連珠霹靂之聲，其直如矢的寶光，立被紛紛截斷，閃得一閃，化爲許多與先前同樣大小的翠球，全是晃眼暴長。隨着上下四外的金刀火箭環攻猛壓之下，大小不等，爲數不下千百。經此一來，宛如一片金山銀海之中，擁着無數大小晶瑩透明的青陽碧月，互相映射，精芒萬道，耀眼生繙，頓成奇觀。庚金真氣的威力，竟被化整爲零，不似先前專向一人夾攻。丌南公得意微笑，突將光幢縮小，四外刀箭戈矛雖然齊壓上去，因抗力均在那千百翠球之上，此寶又具吸力，互相牽制，相持不下。丌南公身外壓力自然減退，隨即施展玄功變化，在光幢包圍之下，由刀山箭海之中，化爲尺許長一個小人影子，穿行過去。

上官紅看出敵人用心詭詐，並還深明陣法，所行正是金宮中樞要地，知其想破金宮法物。此舉看似徒勞，但五行受激，反應越強，敵人神通又大，一個不巧，至少仙府靈景爲其所毀。心方驚疑，傳聲急呼：「請師父留意！」易靜因對方隱形神妙，祇見金宮已被翠球佈滿，看不出敵人形迹，有心五行合運，又恐敵人太強，萬一鋌而走險，震山壞嶽，引起浩劫，如何是好？老想耐得一時是一時，不到萬不得已，不輕發動，正以全力主持總圖。同時暗告上官紅，令用寶鏡查看敵人行動，隨時報警。師徒二人正擔心事，忽見丌南公現身光海之中，略一尋思，身又長大復原。趁着四外刀箭戈矛一齊擁上之際，突然雙手一搓，往外連彈，立有無數前見銀色火星朝前射去。知道法臺重地已被看出，雖仗仙法禁制，不致被他攻破，但所發真火威力大得出奇，那麼厲害神奇的庚金真氣所化

各種刀箭，喫真火彈將上去，紛紛消熔。雖然隨滅隨生，越聚越多，那火星也由少而多，化生千萬，四外激射。

這時四外金刀火箭環攻那無數翠球不破，自生反應，變化出無數庚金神雷，已發出億萬道比電還亮的精芒，爭先飛射，待要激撞爆發。祇要和前面敵人所發真火一撞，五行自然逆運，如非預有準備，後患不堪設想，但又無法阻止。上官紅不知師父何以不發動癸水仙遁，心正愁急萬分。就這危機瞬息，金雷、火星快要對撞之際，先聽有一幼童口音哈哈一笑，前面黑影一閃，突有一座墨綠色的玉碑湧現於刀山箭雨、金銀光海之中，上面射出大蓬墨色光雨，好似具有極大吸力，丌南公所發千萬點火星突作一窩蜂，暴雨一般往碑上射去，當時消滅。碑中心另有一道符籙，龍蛇電掣閃得一閃，同時飛起一片黑光，朝丌南公當頭罩下。丌南公見狀大怒，左肩一搖，立有一枝七寸來長，前有五彩星雨的碧色飛箭朝前射去，叭的一聲大震，飛箭、神碑首先消滅，一齊無蹤。那上下四外的刀山箭雨，萬丈光芒，也已一閃不見，仍舊恢復原狀。面前突現出兩幼童，一醜一俊，正是李洪、石完。李洪手裏拿着先前隱去的那枝飛箭，笑道：「老怪物，你平日何等狂傲，今天又丟徒弟，又丟法寶，多丟人呢！這枝箭小巧可愛，送給我吧。」

丌南公枉有那高法力，受了聖姑百年前預伏的神碑禁制，因碑箭同時失蹤，金刀全隱，連那無數翠球也同消滅。先還誤以爲兩下對消，同歸於盡，庚金仙遁已被破去。正痛惜所失至寶，忽見二幼童現身嘲笑，他們根骨之佳，從來未見。因素愛才，又因事前無備，另受一層佛法暗制，性又恃強好勝，呆得一呆，瞥見那枝飛箭竟在幼童手上，不禁急怒交加。丌南公先還想：「此子必是未來以前，用傳聲和自己對罵的幼童李洪。雖是仇敵之子，畢竟年紀太輕，不值動手。」自以爲自煉至寶，外人決奪不去，也沒想到這類心靈相應之寶，怎會落於人手？意欲先將法寶收回，稍微給他喫點苦頭，以示警戒便罷。及至行法一收，口喝：「無知豎子，乳毛未乾，也敢無禮！」話未說完，忽聽李洪急叫道：「老怪物不要臉！丟了的東西被我撿來，硬要奪回去。我制它不住，哪位老人家幫我一幫？」話未說完，這類道家心靈相應之寶，本是動念即回，外人決收不去。丌南公因覺對方頗有功力，並未過於輕視，及至運用玄功往回一收，那箭突發奇光，祇在敵人手上不住震動，竟未收回。他心中一驚，這纔動了真氣，二次將手一指，想給李洪苦喫。口剛喝道：「小狗找死！」猛瞥見金紅光華電舞虹飛，四面射來，同時更有一股金霞和大片連珠神雷，相繼打到。驟出不意，敵人所用法寶又均仙府奇珍，那高法力的人，竟會在陰溝裏翻船，連防身寶光均被震破，如非玄功變化，法力高強，幾受重傷。

丌南公百忙中回身一看，左側站定四個小人：一個道裝少年和三個幼童，都是面如冠玉，

天上金童一般，仙風道骨，俊美非常。祇是身材矮小，並非真個幼童，既非道家元嬰煉成，又非精怪一流。內一道童形如嬰兒，身穿荷葉雲肩，短裝戰裙，臂腿裸露，背插兩口金光閃閃、長不過尺的短劍。看去形似嬰兒，偏生得猿臂蜂腰，雙瞳炯炯，滿臉英悍之容。這四人一個手持寶鏡，所發金霞雷火甚是強烈；相貌裝束相同，宛如孿生弟兄的兩個，各指一團佛光，兩彎朱虹，也均佛門至寶；最小的一個，似知丌南公不大好惹，把兩口金劍收回。接着，佛光和朱虹也收了回去。祇爲首的那一個手中寶鏡未撤丌南公的護身寶光便被所發金霞雷火震散。當時暴怒，忙把手一揚，剛發出五道青色光氣，朝前抓去。就這目光到處，時機不容一瞬之際，斜刺裏突飛來一片紅霞，中雜無數銀芒寒星，宛如天花猛射，飛衝過來。丌南公看出厲害，忙伸左手一擋，另發出一片青光。剛擋得一擋，面前突又湧現出一幢冷熒熒的青光，中裹一個幼童，比前見四小還要生得靈秀可愛，祇一閃，便將那四小人裹住，右手五指青光還未抓到，忽然失蹤不見。丌南公的五指神光所到之處，休說一間大洞室，便是百畝廣場，敵人也萬無漏網之理，不知怎會被他們逃去，一個也未抓中。再看紅霞來處，也是一個和李洪年貌相仿的幼童，已朝自己哈哈一笑，一瞥即隱。前後左右八個幼童，除一個相貌奇醜，瘦小枯乾而外，根骨品貌都似天府金童，一個賽過一個。心方驚奇，耳聽李洪歡笑之聲，忽想起飛箭尚未收回，忙即回顧，二童已全隱去。連用法力禁制，打算迫令出現，並將隱形破去，哪知全無用處。正運玄機推算下餘七幼童的來歷，忽聽一聲霹靂，由腳底飛起一團銀色雷火，當時爆炸。雖因先前受了暗算，料知這八個小敵人全都淘氣，決不就此罷休，必要再來，有了防備。但沒想到那麼堅逾精鋼的地面，敵人會由下面來攻，又幾乎喫虧。認出那是靈石精氣所煉石火神雷，忙即抵禦還攻時，先前那幢青色冷光裹着前見相貌醜怪的幼童與原寶主人，隨同雷火出現，一閃不見，又未抓中。

丌南公越想越氣，連施法力異寶，均無用處，一時急怒攻心，正待施展毒手。青囊仙子華瑤崧忽然飛來，見面便朝丌南公先施一禮，笑道：「老前輩別來無恙，可能容貧道稍談片刻麼？」丌南公和華瑤崧之師女仙談無塵，昔年在南海磨球島離朱宮見過一面，瑤菸隨侍在旁。知她在方今女散仙中交遊最廣，人最和善，先見突然飛到，料是敵黨。正待喝問，對方已先開口，執禮甚恭。李、陳諸人又被易靜傳聲止住。丌南公素來講究禮貌過節和氣度，敵人以禮來見，不便先尋人家晦氣，強忍怒火，點頭笑道：「我與令師雖曾見過，並無深交，無須太謙，有話但說無妨。」華瑤崧便把上官紅告訴癩姑的那一套話從容說出。丌南公因對方言中有物，暗帶譏刺，辭色偏是那麼謙和，無法發作。再想此來實是理虧，與平日信條不符，難怪貽人口實。無奈勢成騎虎，惡氣難消，一時氣忿疏忽，自恃法力。又想神仙三劫，已過其二，平日雖有準備，這千三百年的最後一關，必更厲害，多造罪孽，終非好事。何況對方公然聲稱，雙方同是玄門清修之士，並非誰

怕誰，但恐崩山壞嶽，引發滔天浩劫，故來商量。果真神通廣大，就該敵人手到成擒。如見不勝，便以無量生靈出氣，縱令不畏天命，不恤人言，也是無聊，有損平日聲譽。否則，敵人生死尚且隨意，幻波池仙府豈非囊中之物？祇管佔爲己有，何必毀它作甚？對方所說原頗有理，無可反駁，轉不如表示大方，給他一點厲害。丌南公心念一動，脫口便答：「我早看出，峨眉門下小狗男女，有人暗助，偏又藏頭縮尾，不敢現形，意欲迫他們出來，與我一見高下。再者，他們欺人太甚，我雖不值計較，將其處死，也須稍爲懲罰。祇將他們擒回山去，等他們師長到我黑伽山，必先釋放，再分勝敗，決不傷他們性命。免得齊漱溟這小輩妄自稱尊，偏會縮頭不出，我又無暇尋他。既說果真無人暗助，今日我便不將小狗男女擒去，祇破五遁而外，也決不毀滅全山，以免引起浩劫。好在我不須乾罡至寶，一樣成功，何在乎此？你讓這班小狗男女齊出賣弄便了。」

華瑤崧知已上套，笑答：「老前輩不必動怒，自來大人不見小人怪。他們多高法力，也是末學後進，如何能與你比？貧道因雙方強弱太差，峨眉開府時，又受齊道友之託，自知法力淺薄，也不敢班門弄斧，祇想釜底抽薪，從旁稍爲指點，井與老前輩定此信約，略盡寸心，使他們稍佔便宜。免得雙方各走極端，毀損仙府，禍害生靈，於願已足。他們如能倖免，固所心願，便被老前輩全數擒去，也無話說。既然老前輩不肯息那雷霆之怒，非與這班後輩一分高下不可，自應遵命。不過老前輩駕到已將一日，除李英瓊在五指神峰重壓之下安然入定，意欲借此磨鍊而外，餘人並無傷損。方纔那八個幼童，乃齊道友令郎李洪約來，有的貧道還未見過，突然而至，連主人均出意料。他們又均年幼淘氣，致有冒犯，實則與主人無干。我想五行仙遁先後天合運逆行，具有鬼神不測之妙，也非易破，今天恐來不及。請以三日爲期，無須亟亟，使老前輩可以儘量發揮威力，他們也可惜此一開眼界，長點見識如何？」

丌南公聽她冷嘲熱諷，句句有刺，偏又被人問住，難於發作。最錯誤是不應說那今日不勝便走的話，本來無心之言，隨口而出，恰被對方乘機說出日限，並還多說了兩天限期。表面放寬，顯她大量，並露輕視之意，暗中卻是借話答話，把自己扣住，到時不勝，非走不可。話出如風，憑着道力身份，其勢不能反悔。照此情勢，分明敵人暗有能人主持一切，算定未來，有恃無恐。五行仙遁已甚神奇，加之敵人年紀雖輕，無一弱者，方纔那八個幼童已見一斑，成敗直拿不穩，又不便下那天人共忿的毒手。丌南公匆匆未暇尋思，隨口應答，鑄此一錯，尤其是法寶不能使用，無形中已喫大虧，偏又說不上不算來。冷笑道：「華道友巧思利口，足見爲友熱腸。我本意當時不勝就走，既這等說，不是暗中有人，便是小狗男女仗恃人多及地利，想要賣弄，我全依你如何？」華瑤崧知他氣極，剛從容笑着，待要退去，忽聽一幼童怪聲怪氣喝罵道：「這老怪物不要臉，剛纔用鬼手

滿地亂抓，活見鬼，還說當時成功，吹甚大氣？有這三天，不把他狗頭砍下纔怪。他罵我們好幾次，陳師伯再不許動手，我要氣瘋了。」說時，華瑤崧也就剛退出去。

丌南公心恨易、李諸人，事由愛徒而起，情出不已，又覺理虧，儘管辭色強橫，還稍好些。對於李、陳等八人，因自修道以來，從未受人侮辱，又損傷了兩件法寶，心中恨毒到了極點，早想施展殺手。無如這八個小敵人個個機警滑溜，撈摸不到。正打算施展九天都籙斬魂攝形大法殺他幾個出氣，一聽那語聲時高時下，有時發自地底和洞壁之中，捉摸不定，心中痛恨，也不發話。華瑤菘一走，便以全神貫注，暗運神通，準備冷不防猛下毒手。哪知急怒神昏，又受仙法禁制，他明明看見石完用的是石火神雷，急切間竟未想到敵人具有獨門穿山行石專長。仙府洞壁，本就堅逾精鋼，方纔金遁，乃聖姑神碑仙法妙用，並未破去。華瑤崧一退，主持仙陣的敵人惟恐李、陳等八人受傷，又知丌南公定約以後不會鋌而走險，行那絕着，此時正在中樞要地主持總圖，準備五行合運，一起夾攻，威力妙用盡量發揮。幸是丌南公，如換別人，甚至九烈神君夫婦到此，也不免於傷亡。丌南公因是氣忿太過，恃強太甚，一心想置敵人於死地，連平日不殺弱者的信條全都置之腦後。先恐一擊不中，又受敵人輕笑，引滿待發，不肯似前稍見身形，便貿然下手。後來聽出人在東壁，話已說完，正和同黨低聲密語，似向一人求告，請其相助，來奪防身法寶。暗罵：「小狗該死，竟敢如此大膽！」於是猛下毒手，右手一伸，立有五股罡氣朝壁上發聲之處射去。

丌南公爲當今旁門散仙中第一流人物，修煉年久，除有十二件最著名的法寶外，更煉就獨門乾天罡煞之氣。照例這類邪法一經施爲，五指罡氣所到之處，一任對方長於隱遁和多麼堅強的防護，無不應手成擒，當時粉碎。滿擬多堅厚的洞壁也無用處，哪知五股罡氣剛射到壁上，連轉念都不容的當兒，心靈上忽起警兆，彷彿暗中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強大阻力反震回來。心中一驚，正在定睛查看，三環佛光夾着兩道剪尾精虹已電掣飛來。一入眼，便認出是佛門至寶如意金環和前古奇珍斷玉鉤。不敢輕視，祇顧暫時閃避，惟恐身外寶光爲敵所毀，百忙中應敵，一面收寶，一面運用玄功，化爲一道青光，電也似急往側飛去，打算暫避正面來勢，另用別的法寶迎敵，以免先前所用防身法寶不是敵手，而爲所毀。萬沒想到，這八個幼童另有制勝之策。李洪更因心愛石完、錢萊，初上場時，尚恐敵人惱羞成怒，激出事來，身旁幾件至寶多未使用。及至雙方定約以後，寬心大放，便向同來高人求告，想把丌南公那件防身法寶奪來給石完，有意誘敵，冷不防把三環、雙鉤猛發出去。

丌南公雖然連受這幾個幼童侮弄，看出不是尋常，心仍自恃，未免疏忽。因見敵人所用

乃仙佛門中至寶奇珍，來勢特快，連轉念的工夫都沒有，微一心慌，先用玄功遁出圈外，不曾先收法寶。就這事機瞬息之際，身剛變化飛遁，突由斜刺裏飛來一團石火神雷，當時爆炸，銀星如雨，四外猛射中，又有兩彎朱虹、兩團佛光、一道金霞夾着大蓬神雷，紛紛打到，電舞雷轟，聲勢猛烈已極。百忙中不顧再收法寶，怒喝一聲，雙肩一搖，全身立有奇光湧現，晃眼人便成了一座光幢，高約兩丈，粗約丈許，光焰奇強，照得全洞都變了碧色。丌南公人在其中，手掐法訣，尚未施爲。先前那道寶光本是八十一個翠連環連繫而成的一件法寶，不用時，好似一條手指粗的翠練，平日用代束腰絲絛之用。一經施爲，便織成一片青光，包沒全身，收發本極容易。這時因在怒火頭上，李、陳諸人同時發難，各以至寶還攻，又要閃避，又要還攻，八面兼顧，不由得鬧了個手忙腳亂。那條翠練剛復原形，還未上身，一幢冷熒熒的青光裹着一大一小兩個幼童，已在雷火寶光橫飛猛射之中突然出現，電一般疾，祇一晃眼，便將那翠練奪去，一閃無蹤。丌南公身上寶光恰剛湧現，翠練也正還原，已快往腰間圍去，那幢青色冷光竟敢在他身前出現，纔一入目，法寶便被人奪去，來勢神速，不容一瞬。丌南公幾曾喫過這樣大虧，焉能不恨，怒喝一聲，伸手一彈，立有五串火星朝那冷光現處一帶射去。此時身前忽有紅光一閃，又是一個震天價的響雷迎面打來。祇聽得二幼童笑聲已入地底，所發乾罡神雷也已紛紛爆炸，朝敵人打去。那乾罡神雷威力甚大，又當忿極之際，全力施爲，全洞立被雷火佈滿，轟隆之聲密如萬鼓急擂，震得山搖地動。如非易靜防護嚴密，禁制重重，又有七位異人暗用佛法相助，縱因敵人好勝，不肯食言，下那毒手，就這千萬迅雷，仙府也被震毀無疑。

丌南公方想防身至寶青陽柱一經取用，敵人任何法寶均不能奈何他。這班小人刁鑽狡猾，不殺幾個，難消惡氣。正待行法，二次攝取敵人形神，猛瞥見面前突又現出一個金蓮寶座，八個小對頭環坐其上，先前來攻的法寶、飛劍已全收去。內中兩人，分別拿着方纔奪去的飛箭、翠練，正朝着自己指點說笑，滿臉淘氣之容。那西方金蓮神座，乃是一朵大約丈許的千葉蓮花，擁着一個形如蒲團的寶座，四外蓮瓣尖上齊放毫光，往上飛射，上面更有一圈佛光，祥輝瀲灩，花雨繽紛，飛舞而下，兩下裏一合，恰將八人全身護住。那萬千團雷火儘管紛紛爆炸，四外攻打，近前便即消滅，蓮瓣也未搖動一下。雷山火海中，擁着這麼大一朵金蓮，越顯得光焰萬道，瑞彩千條。上坐八人又都生得靈秀清奇，實在可愛，一個個天府金童也似，端的壯麗無比。

丌南公畢竟功力高深，與尋常左道妖邪不同，見此情景，方想：「這夥小敵人無一不是仙福深厚，根骨超羣，如何會死我手？所用法寶全是仙佛兩門奇珍，威力絕大，法力稍差的人，早爲所殺。如今又使出這等伏魔防身的佛門至寶，除他們更是萬難。真要連經

三日無功，如何下場？此是庚金重地，自從神碑出現，陣法忽收，便未再現，這麼猛烈的雷火，也未將其引發，好些可疑。難道敵人自不出面，祇令八個小畜生出來討厭不成？」想到這裏，細一查看，就這萬雷爆發，蓮座湧現的轉眼之間，當地已變了形勢，上下四外一片混茫，竟不能看到邊際。那雷火看似猛烈，震撼全洞，但也祇有環繞金蓮寶座四外的一片，一任全力施爲，佔地似祇有數畝方圓，此外便是黑沉沉望不到底。微聞風水相搏，波濤之聲隱隱傳來，纔知敵人法力果非尋常，竟在不知不覺之中轉變陣法，將自己由金宮移往北洞水宮以內，五行仙遁就要發動，雖然不怕，要想破陣如願，卻是大難。丌老怪方在愧忿交加，忽聽陳巖對李洪笑道：「洪弟，老怪物防身法寶，乃九天之上浮游空中的一顆前古未滅完的大隕星煉成，老怪物曾仗它抵禦天劫，視若第二生命，輕易不用。今日一見，果非尋常。我們修道年限雖沒他長，居然一出手便把老怪物的全部家當都嚇得搬了出來，他還損兵折將，失去幾件法寶，人已丟夠。我們各有至寶防身，反正兩家半斤八兩，彼此都奈何不得，誰耐煩看他這副醜態？本是來趁熱鬧，與主人無干，依還嶺上那麼好的景緻，同去遊玩一回如何？」李洪笑答：「陳哥哥不必代主人分這仇恨。易師姊他們受命自天，仙福深厚，老怪物有力難施，祇有丟人，不過我們須防他窘極反悔，把吐出來的口水又咽回去。你懶得看他那副怪嘴臉，我們暫時讓他，試試五遁威力也好。上面不必去了，免得看他八個妖徒有氣，一動手，又說我們倚仗人多，欺負他們。」

丌南公聽二人信口譏嘲，句句刺心，怒火重又上撞。知道敵人身在金蓮寶座之上，任何法寶均攻不進。一時情急，剛要發動太戊玄陰斬魂攝形大法一試，眼前佛光一閃，敵人連那千葉金蓮花忽全隱去。緊跟着波濤之聲突然大盛，駭浪怒鳴，飆風突起。同時眼前一暗，突現出千百根水柱，電旋星飛，急涌而至，前發神雷，竟被消滅，風濤之聲宛如地震海嘯，猛烈異常。那千萬根水柱，大小不一，先是一根根的白影，帶着極大的壓力，互相擠軋，忽然一撞，便是霹靂爆發。剛剛散落崩墜，後面的快要涌到，黑影中又有幾根水柱電一般衝起。初現細纔如指，晃眼急旋暴長，上與天接。白影也由淡而濃，變成灰白色的晶光，四外環繞。那麼多而又亮的水柱晶林，天色偏是黑暗如漆，密密層層，丌南公空具慧目法眼，竟不能透視多遠。那壓力也逐漸加增，上下兩面更有灰白色的光雲相對流轉壓上來。丌南公以爲自己已身陷北洞下層癸水陣內，先還想用專破五遁的幾件法寶取勝擒敵。及至取寶一試，滿擬戊土精氣所煉至寶能克癸水，而當地五行仙遁又均發源於癸水靈泉，此宮一破，在五行法物未全毀去以前，雖不能全部瓦解，下餘四宮便不能將先後天五行隨意運用，化生逆行，豈不功成一半？哪知易靜早得師長仙示，已用仙柬中臨時現出的靈符仙法，趁他和八小對敵，愧忿分神之際，倒轉禁制，將他移往聖姑伽因昔年遺留，近照道書總圖重又加工佈置的小須彌境環中世界禁圈以內，再把五

行仙遁正反相生，逆行合運，發揮全力，瞬息百變。丌南公法力雖高，人已入網，棋輸一着，自誤先機，如何能夠成功。戊土之寶剛化爲一片黃雲，夾着萬點金星，往那水柱叢中打去，一片青霞電閃而過，水柱不見，上下四外仍是暗沉沉的。剛看出五遁逆行反生乙木，來克戊土，暗道：「不好！」未及回收，暗影中突然現出一圈青濛濛的光氣，纔一入眼，大片黃雲金星便似萬流歸壑，祇一閃便全被收去，一齊不見。緊跟着紅光驟亮，四外又成了一片火海。當此突然轉變之間，威力之猛，不可思議。雖仗護身法寶神妙，本身法力又高，但驟出不意，也幾乎禁受不住，差一點沒將寶光震散，不禁又驚又怒。似這樣五行化生，轉變無常，幾使丌南公窮於應付。

光陰易過，一晃便到了第三日上。聖姑遺留的禁制漸漸消解，丌南公方始驚覺，運用玄機暗中推算，纔知中了敵人圈套，故意相持，使其無功而退，祇是詳情仍未知悉。尤其盧嫗所設最後一關，因在仙法埋伏之下，竟連影子也不知道。暗忖：「空負多年盛名，親自下山，與幾個無名後輩爲敵，已是貽人口實；再要無功而退，並還傷人折寶，豈不難堪？尤其鎮山至寶落神坊現落人手，連收不回，除卻勝後奪回，便敵人自甘送還，也不能要。時限又是快到，看眼前形勢，直無勝理。」越想越恨，怒火燒心，愧忿交集。猛一轉念：「自己雖受敵人愚弄，也祇因不爲一朝之忿傷害生靈，祇要不引起浩劫，便不算食言。許多法力、異寶均未施爲，此時敵人一個不見，分明想捱過今日，再由華瑤崧出面質問，激令自己收兵回山。平白丟此大人，有力難施，還無話說。反正青陽神柱防身之下，五遁威力雖大，也攔阻不了自己，何不運用玄功變化穿行各洞，深入內層，能將總圖破去更好，否則便施殺手，傷得一個是一個。」意欲先向敵人示威，發一警號。祇見金刀、烈火、巨木、驚波、黃沙、風雷夾着大片五行神雷，交相應合，變化無窮。

丌南公祇守不動還好一些，稍一施爲，立生鉅變，聲勢猛烈，即使丌南公修道千餘年，也是初次遇到。不過既已主意打定，仍然厲聲大喝道：「峨眉鼠輩，再若藏頭不出，我便要衝進來了。」聲如巨雷，自覺這類巨靈神吼，能夠裂石崩山，傳出老遠，如無仙法防護，連這洞府也要震塌。正要查明五宮躔度方位，衝將出去，眼前倏地一花，所有五行仙遁一齊停止，面前突現出一條長圓形的甬道，內裏黃雲隱隱，兩邊壁上風沙流捲，時隱時現。丌老怪以爲敵人看出不妙，仍想延宕，將自己引往中宮戊土。反正須要衝破，飛遁神速，也就不去管它，便以全力施爲，催動遁光，往前衝去。禁法已解，立顯神通，比起剛纔初遇敵時迥不相同。戊土禁制也被引發，祇見黃雲萬丈，土火星飛，颶風暴發，神雷大震。丌南公並未放在心上，連人帶寶化成一道青色光氣，疾如流星，往黃雲塵海之中電馳衝去，雖覺阻力甚強，未生別的變化。無如五宮躔度，縱橫交錯，疏密相間，稍微疏忽，便難通行。再要激動五行合運，又和方纔一樣，固然不致受傷，到底費事。

祇得強忍忿氣，耐心穿越過去，也經了好些時，纔把土宮走完，轉入南洞火宮，仍和開頭一樣，先現甬道。走完甬道，到達中樞重地，再按躔度飛行，最後轉往別宮。似這樣，將近大半日，纔把五宮走完。

丌南公因知幻波池仙府經聖姑多年苦心佈置，最重要的所在除北洞下層癸水靈泉發源之所而外，尚有靈寢五行殿、十二金屏以及中宮後殿金門寶庫所在。全洞密徑宛如人的臟腑脈絡，環繞五洞，上下盤旋，長約三千七百餘丈，外由五行仙遁封閉。祇要五遁一破，便可直人奧區，報仇取寶。哪知剛把五宮走完，繞回上宮，五遁合運，重又同時爆發。猛想起時限將到，成功無望，怒吼一聲，正待以全力穿山破壁，朝裏硬衝，忽又聽衆幼童拍手歡呼譁笑之聲，眼前倏地一暗，光影變滅，其疾如電，五遁齊收，身影皆無。再運慧目一看，當地乃是一片十丈方圓的圓形洞室，上下四外空無所有，祇離地三數丈，現出「小須彌境環中世界」八個金光古篆，一瞥即隱。地上有四五丈大的一個圓圈，內畫五遁神符，自己連人帶寶立在當中。纔知敵人故意使自己通行五宮，然後由南而北，重用仙法倒轉禁制，把自己引回原處，這一驚真非小可。方在愧忿交加，先見八幼童突然全數出現，紛紛笑說：「你怪叫做甚？用盡神通，鬧了三天三夜，始終沒有跳出圈子外去。可還要託華仙姑代爲說情，向主人再討三天限期，試上一試？」丌南公聞言大怒，因知敵人機智非常，各備至寶防身，公然出現，必有所恃，先不發動，表面冷笑，暗中行法。猛地揚手，飛起一圈接一圈的五彩雲旋，電一般疾，分朝八人飛去。這類玄陰太戊攝神之法最是陰毒，多高法力的人，祇要朝彩圈一對面，元神立被攝去。初意敵人不是隱形逃遁，便用法寶抵禦。誰知彩圈剛一飛起，八人身後忽有七個相貌清奇、手持念珠的老人突然出現，各用大中二指往外一彈，也未見有寶光飛出，祇聽叭叭連聲，所有彩圈全被震散。李、陳等八人便縱遁光紛紛向外逃去，七老立隱。

丌南公已受佛法反應，法力雖在，心神已是受了禁制，比起先前祇有更深。怒極心昏，急起追趕，見前面八人遁光連在一起朝前急飛，相隔也祇數丈遠近，就是追不上。

敵人更不時回身，將連珠神雷紛紛打來。所經道路上下彎環，甚是曲折，似電一般由兩側閃過。晃眼追出老遠，眼前突有一片銀霞閃過，再看前面八人忽然失蹤，身己落在一片銀色光海之中，四外空空，並無阻力。祇有一事奇怪：一任飛向何方，用盡神通，找不出一點途向；光濤萬丈，雖不傷人，也無法將其消滅。這等情勢從來未見，連用幾次法寶，想將銀光震散，並無用處，又推算不出底細。一會兒，便聽門人厲聲咒罵，中間反雜有先來的仵氏弟兄口音，好似全被敵人困住神氣。心想：「身在幻波池後洞深處，相隔門人立處甚遠，如何會在對面？」心中奇怪，暗用本門傳聲一問，衆妖徒答說：「

在上面等候了三日夜，不見師父出來。心正不解，方纔忽見一片青霞擁着仵氏弟兄，由一小紅人火無害押了前來，說了幾句難聽的話，和一少女往側面隱去。因忿敵無禮，見仵氏弟兄尚爲青霞所困，知是乙木遁法，意欲解破，剛一出手，青霞忽隱。突飛起一蓬青絲，由空中灑將下來，將弟子等籠罩在內，用盡方法，不能脫身。那青絲虛籠身外，祇一衝突，立被綁緊。敵人分明有心惡作劇，師父快來破去，免被輕笑。」

丌南公一聽，兩地相隔甚近，知被敵人由幻波池引了上來，不知是甚陣法，怎會衝不出去？沒奈何，祇得命門人暗中呼應，以便朝那發聲之處衝去。滿擬飛行神速，比電還快，祇要查明方向朝前硬衝，一任陣法倒移多快，怎麼也能衝出光海之外。誰知還是無用，急怒攻心，莫可如何。忽聽左近有一幼童忽喊：「姊姊，你闖禍了。師父命你採黃精，如何妄將仙法發動？大姊膽子更大，索性把師父新得的法寶也偷出來玩。我們拜師纔得幾天，就這樣淘氣。師父三日前原因敵人厲害，恐我們年幼無知，遭了波及，如何這等大膽？」另一女童答道：「我原是閒中無事，試着玩的，不料會有一人困入陣內。我怕他告知師父，不敢放他出去，再說，陣法又未記全，如何是好？」另一女童嬌聲笑道：「我聽師父說，來人法力雖高，言而有信，祇要過了約定時限，不問勝敗，便即退走。如今已過三日夜，師父事完，必要出來。這陣法我倒會收，就怕被困的人向師父告發，這頓打怎受得了？等我和他商量一下，你看如何？」

丌南公先受麗山七老佛法禁制，這時又爲盧嫗仙法所迷，神志雖未全昏，人已失了常度。因覺那銀光奇怪，既看不出它來歷，也不知道破法。情急之下，祇圖脫困出去，偏是無法向敵人的門下開口，越想越愧忿。正生惡念，想要循聲抓人，迫令開放門戶，卻見面前人影一晃，現出一個女童，見面便笑道：「你這人哪裏來的？先不要動，有南星原盧太婆相助，你也傷我不了，反將我好意埋沒。你被吸星神簪寶光制住，一輩子也逃不去，豈不冤枉？最好安靜一些，等我和你商量走後，如願動武，由你如何？」丌南公見這女童年約十二三歲，頭臉手臂全部浮腫，滿是紫瘤，疙瘩隆起，乍看奇醜。就在面前銀海中現身，搖頭晃腦，神態滑稽。細一注視，雖然年幼，無甚道力，然而不特根骨之佳從來少見，便那本身也是一個極靈秀的美人胎子，祇爲身是異胎，身上還有一層浮皮未褪。不知怎的，心生憐愛。暗忖：「莫怪峨眉勢盛，連第三代門人也是這等根骨。今日已成慘敗之勢，再如相持，便成無賴。何況東極大荒兩老怪物均是昔年對頭，事前自恃神通，未經細算，被人暗佈圈套，佔了先機，還有何說？既是這樣，轉不如就此下臺，等法寶煉成，再尋敵人師徒一拼，顯得來去光明。」心念一動，便笑答道：「你這女孩叫甚名字？不必害怕，我便是你師父的對頭丌南公。今日既有盧嫗老賊婆行法暗算，老夫誤中詭計，已經認輸，遲早我自會去尋她。我自從隱居落伽山以來，常人決難見我一面，今

日與你總算有緣。你本一身仙骨，祇爲異胎包皮未脫。你師父未必有此法力爲你解去這層附身醜皮，我可代你去掉。並非賣好，想你放我出去；既知老賊婆鬧鬼，便有對敵之法。知你奉命在此佈陣，使我難堪，我已認輸，也不怪你。事完祇管加功施爲，也決不傷你，無須開放門戶，我自會出陣。你意如何？」

這醜女童正是竺笙。當丌南公說時，乃師癩姑已聽出對她垂青，口氣甚好，早就暗中傳聲，教了幾句。竺笙聽完，立即大喜道：「我知老前輩早變成了好人，此來祇是受激，出於無奈。小女子名叫竺笙。還有一姊一弟，他們巧服仙草，早已由醜變美，祇我還是醜八怪。醜還無妨，臭卻難受。蒙你老人家開恩，將這附身臭皮去掉，感激不盡。」丌南公笑道：「此來本爲給兩個門人報仇，不料爲人暗算。我素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行事悉隨所喜，最愛靈慧幼童，反倒作成了你。雖然此仇必報，但我向無反顧，不會再來。命你師長將來去凝碧崖等我便了。」說罷，把手一指，立有一股青氣將竺笙全身包沒。竺笙先覺奇熱難耐，強自鎮定，面無難色。丌南公笑道：「想不到你竟有如此膽力靈智。」隨即用手一招，竺笙頭臉背腿和胸前所附浮皮，忽全離身而起，化爲幾縷輕煙消滅，奇臭難聞，人便瘦了許多，相貌驟變，美秀非常。丌南公笑說：「你們快去施爲，那枝鐵簪還難不倒我。」竺笙忽然下拜道：「小女子受老前輩脫胎換形之德，無以爲報，你那鎮山之寶落神坊被家師收來，賜與弟子，現想奉還原主，略表寸心，請收回去吧。」

丌南公匆促間不知癩姑仗着盧嫗仙法隱蔽，將落神坊暗中遞與竺笙。見她剛拜謝完，手上忽然多了一件法寶，正是已死愛徒伍常山失去之寶。憑着自己身份法力，心靈相合的鎮山之寶，被敵人收去，落在一個毫無法力的女童手中，如何能向其取回？強忍悲忿，再朝竺笙細看了一眼，猛一動念，苦笑道：「你雖受人指教而來，向我行詐，我實愛你根骨靈秀，索性轉賜與你也好。但此寶威力太大，不可妄用。好自修爲，老夫去也。」話剛說完，未及施爲，癩姑突將仙陣收去，帶了竺笙姊弟和上官紅一同現身，方要開口。丌南公一眼瞥見門人尚被輕絲籠罩，就在對面不遠。李英瓊也在五指神峰光幢籠罩之下，經過三日夜，頭上慧光越發明朗，下面紫色祥焰更顯光輝。七情障所化彩虹柔絲在自己的替身手指之下，環繞神峰之外，與敵人寶光相映，反倒減色。又見癩姑師徒五人雖然美醜不一，均是極好根骨。同時先前對敵的八幼童也都出現，內中一個將手微招，便將那大蓬青絲收去，互相說笑，已無敵意，甚是天真。此外還有幾個峨眉門下，無一不是成道之器。丌南公知對方不等自己破法，便將仙陣法寶撤去，分明是有意奚落。於是更不發話，微微一笑，青光微閃，人便到了八妖童所附彩雲之上。手微一招，法寶齊收，師徒十一人立被彩雲擁起，先前那道形似垂天長虹的青色光氣重又出現，直向遙天拋射過去。彩雲之上，依舊鼓樂仙音，簫韶並奏，晃眼直上天中，餘音尚在盪漾遙空，青虹

已隱，端的比電還快。

英瓊也已起立，衆人相見，說起前情，俱說莫怪人言丌南公與別的左道旁門不同，果然言行如一，來去光明。如非夙世情孽所誤，將來也許不致滅亡。上官紅因竺氏姊弟尚未拜見各位尊長同門，便正式分別引見。英瓊側顧嶺上諸人，祇餘英男師徒和袁星、神鵰未來，便開口詢問。癩姑因愛徒化媸爲妍，丌南公剛走，毫無動靜，一時疏忽，心頗歡喜，頓忘盧嫗之戒，聞言大驚，忙把前事朝英瓊一說，請往池底小坐。英瓊惟恐英男喫了九烈神君的虧，話一聽完，便匆匆先往靜瓊谷中飛去。癩姑正攔衆人，說：「此事不宜人多，我也不去，請至幻波池中一談。」

陳巖本來要走，喫李洪強行拉住，剛談起麗山七老暗助經過，忽聽靜瓊谷內一聲極悶啞的雷震，一道紅光裹着火無害破空直上，電也似疾，往依還嶺右側高峰上飛去，一閃不見。隨聽厲嘯之聲起自谷中，一片黑色妖雲，突然向空激射，中裹兩個相貌醜怪的男女妖人，谷中禁制竟攔他們不住，也不知先前怎麼來的。一到空中，立即展布開來，晃眼便似狂濤蔽空，天都遮黑了大半邊，疾如奔馬，朝火無害電馳追去。英瓊、英男同了鵰、猿各縱遁光，尾隨在後，急追過去。要知雙環合璧大破陰雷，許飛娘鬥法梧桐嶺，巧計誘鳩盤婆，易靜被困魔陣，九鬼啖生魂，李洪麗山拜七老，巧遇前生良友等許多驚險新奇情節，請看下文。